

嫂子说我们的父亲还把那两套黄色的小人衣服掏出来给她看，问她颜色好不好？适不宜初生婴儿穿戴？我们的父亲就这样挎着他的军用挎包，走进夜色浓重的县城，走向了我們不知道的地方。

东西

短篇小说自选集

东 西◎著

名|家|自|选|文|库

選

選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西短篇小说自选集/东西著.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12.9

ISBN 978-7-5104-3205-7

I.①东… II.①东… III.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5832号

东西短篇小说自选集

作 者:东 西

责任编辑:赵 涛 王道应

排版设计:丁 娟 刘 伟

责任印制:李一鸣 黄厚清

策划出品:北京兴盛乐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308千字

印 张:19.75

版 次: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04-3205-7

定 价:29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 6899 8638

走出南方

我是因为远在美国的那个小个子福克纳而喜欢上南方的。这对于一个出生于南方，祖宗十八代都是南方人的我来说，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。但是确实如此，福克纳的文字使我坚定了做南方人的信心。

南方于我，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，那里的树木零乱不堪，阳光里全是腐败的气息，泥巴沾满人们的双腿，有时要沾上好几天，一块一块地像鱼的鳞片。更多的时候，热浪扑人，苍蝇飞舞，水潭里的落叶正以高于北方五倍的速度腐烂。这种景象一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，我记住她，但是还没有确定爱她。她仅仅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环境。我甚至还为这块我生存的地方曾经被叫做南蛮之地而感到害羞。

屈原和沈从文的出现，使我对她开始有了好感。他们感时伤怀的情绪像瘟疫一样传染给我，使我顿时觉得南方大有作为。那时候我已经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南方灼人的气息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故事都在这种易于使物体变质的气候中发酵。我在气候中通体发热，甚至光亮。在如此美丽和如此恶劣的环境中，我的身上经常长出小块的红斑，它像灿烂的花朵开放和凋谢。中医认定，这是内热的结果。内火一热，头脑跟着膨胀，幻想和错觉像青草蓬勃生长。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是高烧四十度的人吐出来的胡言乱语。这常常使我不够自信，要到地球的经纬线上去寻求确认。

福克纳一下使我自豪起来。这个一辈子都在写美国南方的作家，把自己当做一头牛，永远拴在“约克纳帕塔法县”的这根木桩上。他密集的文字，把南方一网打尽，就是老人河的一声叹息，就是因为想女人男主人公快要绷开的胸前的第二颗纽扣，他都没有放过。夕阳像天边堆着的一堆尚未燃尽的煤渣，疲倦的目光像脱离水龙头的水，在它离开水龙

头之后，再也不和水龙头有什么联系。走进一幢木楼的某个人物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于是变得像是自己在跟踪自己。这不正是我的南方吗？那个水汽淋漓，雾霭缭绕，需要福克纳情感饱满的繁琐的文字覆盖的南方。

事实上，已经有人概括了“热带写作”，他们把生活在热带的作家一一开列出来，那是一大串能够立即把文学爱好者吓倒的名字。这和我多年前的直感不幸吻合。对于我来说，热带其实就是我的南方。她火热、潮湿、易于腐烂，到处都是风湿病和矮个子，鬼魅之气不时浮出民间。他们对洁白，比如大雪充满向往，对冷空气异常敏感。因为个头的矮小反应机敏之外，还容易在这种温热之中堕落和腐败，就像水潭里的枯枝败叶。

但是无论是沈从文或者福克纳，他们都不是用南方的风景去打动读者。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，你会看见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，抓住我们的心灵，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。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写湘西却能漂洋过海，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县却能在中国找到市场。心灵就像水，水与水相连。过去的远方的一次心动，也许会在我们的今天，我们的这个地方产生最强烈的回响。这种回响，使我慢慢地从南方的地域脱离出来，更多地去关照人们的心理活动。这已经没有南北之分，就像随着空调机普遍的使用，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，我们时常都处在一个恒温之中。

Contents

— 目 录

001	双份老赵
008	保 佑
023	伊拉克的炮弹
037	我为什么没有小蜜
055	我们的父亲
063	我们的感情
073	你不知道她有多美
081	戏 看
091	商 品
101	溺
108	送我到仇人的身边
121	权 力
132	反义词大楼
140	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
150	我们正在变成好人
162	我和我的机器
171	把嘴角挂在耳边
183	天上掉下友谊
190	雨天的粮食

196	一个不劳动的下午
203	飘飞如烟
209	草绳皮带的倒影
215	秘密地带
230	口哨远去
238	救 命
275	没有语言的生活

双份老赵

老赵其实不老，“老”只是一个亲切的称呼，相当于“阿”。他长着二十多岁的头发，三十多岁的皮肤，却具备了一百岁的智慧。自打识字那天起，他的脸上就出现了思考的表情。这种表情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如果不小心辨认，还以为来自他父母的基因，但实际上却是他勤于皱眉头的结果。

七年前，小夏亭亭玉立，说漂亮有漂亮，说气质有气质，是某家银行的职员。尽管追求她的男子排了长长一列，却没一个被她相中，原因是他们要么长得太白，要么显得幼稚，无法给她一种落地的感觉。直到老赵这张思考型的脸庞出现在窗前，她的心里才“咯噔、咯噔”。开始，老赵也不是来给她“咯噔”的，而是来存款，取钱。因为经常来，彼此由点头到交谈，渐渐地就混熟了。熟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小夏劝老赵把钱全部存入本行。老赵说：“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筐里，万一没拿稳，那就只剩下我这个蛋了，穷光蛋的蛋。”

这是排名数一数二的银行，哪怕所有的银行都倒闭了，也轮不到它倒闭。更何况老赵的那点钱就像沧海一粟，无论存进去或者取出来都不影响银行的总量。小夏觉得他多虑，甚至认为他不信任自己。老赵说：“我可以信任一个人，但不可以信任一个集团。”而小夏偏偏把银行当亲爹，并用它来检验老赵的忠诚度。老赵问：“难道喝一口茶，连杯也要一起吞下去吗？”

小夏说：“单位就像我的衣裳，你不会只爱我的身体吧？”

老赵于是又存了一笔定期。小夏问他是不是把全部都存进来了，老

赵气得直打喷嚏，忍不住给她上课：“就像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信仰，否则，委屈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安慰的理由。一家人不会同时上一条贼船，也不会同时坐一架飞机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找干爹？民间说法是保自己长命，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多个干爹多条后路。”小夏被这剂猛药呛得连声咳嗽。她终于落地了，心像踩在水泥地板上那么踏实。不过结婚之前，她还得考验考验老赵。

小夏打开地图，指着最远的地方——麦哲伦海峡，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老赵说：“只要你开心，下个月就去。”小夏感动了，手指在地图上跳舞，舞着舞着，就舞到了夏威夷群岛。她说：“偶心疼钱，还是选近一点的地方吧。”老赵一拍桌子，整个太平洋都倾斜了。他说：“看不起人是不是？知道吗，你花谁的钱，谁就是交桃花运。”小夏的手指立即从夏威夷起飞，这回跳的是芭蕾。手指优雅地划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像两只白天鹅落在桂林的山头。“就这吧。”小夏说。老赵被小夏变化的速度搞晕。他用一秒钟倒了倒时差，说：“对我的钱包，请你务必做到浪费光荣、节约可耻。”小夏笑了：“浪费你的，那不就等于透支我的未来吗？”

最后，他们选择了西部的一座山峰。那是个热门的景点，好多名人和有名字的人都去爬它。有位著名的董事长，每个季度都带着一群记者去爬，每爬一次，公司的股票就连续涨停三天。老赵和小夏也想让他们的感情股涨一涨，于是都跟单位请了假。登机之前，老赵为每人买了两份保险。小夏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尖尖。她一坐上飞机，就把脸靠住老赵的肩膀，死心塌地做他的零件。渐渐地，靠的和被靠的部位都有些麻，但是，谁都舍不得动一动。他们只用一个姿势就完成了一千多公里的飞行。

到了山下旅馆，小夏惊呼：“糟糕，我只预订了一间房。”老赵说：“难道还需要第二间吗？”“当然，我是有原则的。”说这话时，小夏把嘴认真地撇起来，不像是反话正说。老赵问总台还有没有多余的房？服务员说：“房间都必须在十天前预定。”老赵双手一摊，耸了耸肩膀，恳请服务员为他在走廊上加张床。服务员说：“不可以走廊上加，但可以加在房间里。”老赵像领到结婚证那么高兴，扭过头来征求小夏的意见。小夏说：“我一紧张就会失眠，一失眠就没力气爬山。”老赵说：“出来就是想放松，你先别紧张，千万千万别紧张……”

晚饭后，老赵跟着小夏进了房间。他们一个坐在椅子上，一个坐在床头，面对面地聊了起来。老赵越聊越来劲，不仅语速加快，而且满脸通红，仿佛雄鸡高唱，仿佛要这么一直唱到天亮。但是，小夏却聊得很不专心，她在为老赵今晚睡什么地方而不停地开小差。老赵说：“既然当时你只订了一间房，那就说明你早已默认同吃同住这一事实。”小夏摇头，两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肩，忽地就缩小了，小得像只蚂蚁，让老赵和她的距离顿时变得遥远。老赵问：“难道你真不希望我住在这里？”小夏的头立刻变大，它毫不含糊地点了一下。老赵又问：“你确定？”小夏连连点头。凡事都问两遍，这是老赵多年养成的习惯。他说了一声“晚安”，便抬屁股，拉行李。小夏问他去哪，他说：“睡觉。”小夏说：“不是没房了吗？”老赵说：“我就怕你在关键的时候讲原则，所以出发前也预订了一间。”小夏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了。她佩服老赵，甚至崇拜。

爬山的时候，每人只带了一瓶矿泉水。由于小夏没经验，每次饮水量明显偏多。还没爬到山的五分之一， she 就把一瓶水全部喝干了。老赵告诉她，凡是有爬山经验的人，只用水来润润喉咙，绝不能牛饮。小夏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，老赵从包里掏出另一瓶：“因为我早有准备。”爬到一处陡坡，小夏的手被带刺的灌木划破，裂开的口子渗出血来。老赵赶紧从包里掏出创可贴，封堵她的伤口。小夏说：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老赵说：“必须的。”

一路上老赵连扶带拉，总算把小夏带到了半山。到了这个高度，他们的视线就开阔了，野心也开始膨胀。看着周围被比下去的山峰，小夏一高兴，嚷着要爬到山顶。坡越来越陡，脚下打滑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有时，他们的一只脚上去了，另一只脚却滑下去老远，仿佛要分裂身体，闹“腿独”。这样劈叉多了，小夏的裤裆便“嗞”的一声裂开。“还名牌呢，这么不经劈。”她发着牢骚，赶紧蹲下，一步也不敢移动。尽管小夏已多次领教老赵的细心与周到，但这一次她是再也不敢奢望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老赵竟然从背包里掏出了针线。小夏一边缝着裤裆，一边想还有比他更可靠的男人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

当晚，小夏就叫老赵退掉另一间房。他们终于合并了。高兴的事大都相同，这里只说一件不高兴的。临回程的前一天，他俩到商店购物。

老赵花了五千元为小夏买了一只玉镯。小夏当场把玉镯戴到手腕子上，频频摇晃，似乎要从上面摇出一首歌来。但是，没等小夏高兴完毕，老赵就偷偷地折回去，又买了一只和她手腕子上相似的镯子，连价格都一样。小夏想多买的这只肯定不是送给他亲人的，否则他不会偷偷摸摸。那么，只能说他还有见不得光的女友？小夏压住心中的不快，计划在回去半个月之后再审他。半个月的时间，他要是真有“见光死”，就会把镯子送出去了。到那时……哼，即使他的脑子转得比计算机还快，恐怕也很难狡辩吧。

旅游归来，老赵每三天就跟小夏提一次结婚，就像一只准时的闹钟。他一共闹了五次，小夏便说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能不能先交代那只镯子？然后，再来跟我谈婚姻。”老赵的脸红得比闪电还快，仿佛偷东西被人当场拿下。小夏真以为自己抓住了窃贼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差一颗米我就嫁给你了，好险！”老赵额头上的汗“噌噌噌”地往外冒。小夏像猫看老鼠那样看着他，问：“是不是送给前女友了？”老赵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从头到脚，我就这么一点秘密，你……能不能给我留住？”小夏说：“要么爱秘密，要么爱我，A或者B？你只能二选一。”

老赵只好从柜子里拿出那只玉镯。小夏说：“天哪，你怎么还没送出去？速度也太慢了吧。”老赵说：“为什么一定要送人？”小夏说：“难道就为了锁在柜子里？”老赵说：“我是怕你的那只丢了，或者碎了，才又买了这只。如果你高兴，一只手戴一个，两只手可以同时漂亮。”小夏的脊背轻轻一颤，那是被感动的信号，但她仍然强迫自己保持足够的警惕，说：“你骗人。”老赵把柜门敞开。小夏看见柜子里摆满物品，有小时候用过的布娃娃，有中学、大学的毕业证，有奖状、邮票、相册、移动硬盘、钥匙、存折、保险单、速效救心丸、相机和手表等。凡柜子里的统统双份，只有手表是单身，因为另一只正戴在老赵的腕子上。小夏顿时结巴。她说：“原、原来你喜、喜喜欢收、收藏。”老赵摇头，说：“多年来，我像保护内裤一样保护这个秘密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撬开了。我担心这些东西丢失，就多备了一份，这样心里巨踏实。”

还用得着考验吗？小夏心里现在是踏实的双倍。冬天，他们把婚结了。由于老赵还保持着买双份的习惯，所以他们经常要像资本家那样，

把多余的牛奶或者豆浆倒掉。小夏看着白花花的液体，仿佛看到了奶牛和挤奶姑娘，甚至还想到了弯腰种豆的农民，心里实在不忍，于是就咬牙喝下去。天天这么喝双份，吃双份，她不仅口腔上火，还感到胃胀。一次，她稍微把嘴巴开大了一点，胃就撑得像个气囊。她站也不舒服坐也不舒服，胃是越来越痛。老赵不得不把她送去急诊。吃了药，打了针，她的胃才慢慢愉快。胃一愉快，她就拍老赵的头，说：“你想让我胃下垂呀？我是来跟你生活的，什么叫生活？不光是吃吃喝喝，还包括精神内容。我又没两个胃，你干吗天天买双份？你要是再这么买下去，我就不让你上床。”

老赵响亮地答应，果断地执行。但习惯毕竟是习惯，它经常让老赵情不自禁。有时回到楼下，老赵才发现自己犯错。于是，他把多买的那份菜呀肉呀什么的顺手送人，也不管认不认识，人家愿不愿意，反正他见谁送谁。因为送得不合情合理，再加上他的动作有点神秘，人家还以为他想用小恩小惠勾引正经女子。一天傍晚，四下无人，老赵提着一堆菜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不敢上楼。忽然，他看见一女的从楼门走出来倒垃圾，便把多买的那份菜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过去。那人问：“什、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帮帮忙，别让我老婆知道。”那人一跺脚，说：“我就是你老婆。”老赵这时才看清，原来真是小夏，吓得手里的菜全撒在地上。

小夏跳脚拍墙，震怒。她没收了老赵的工资本，取消了他的购物权。老赵一下就消极起来，连幽默都存了定期。他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家务基本不做，每天就懂得感叹：“还能有什么作为？”小夏说：“你可以跑步。”老赵说：“反正又跑不过刘翔，跑步干吗？”晚饭后，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一个姿势，十个夜晚，皮沙发上留下了他臀部和肘部的凹坑。小夏说：“你还想不想当爸？”他说：“想呀，想得一听到有人叫爸我都答应。”小夏说：“那还不赶快起来培育种子？”老赵一激灵，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发现还有一件人生大事没完成，当晚就跑了两公里。一连跑了好几天，老赵觉得不能光有良好的种子，还必须具备优质的土壤。于是，他把小夏拉出来一起跑。除了跑步，他们还打羽毛球，做俯卧撑，引体向上，冬泳，爬山，骑自行车，好像不是在为造人做准备，而是要参加奥运会的全能比赛。

他们选好孩子未来的星座，掐准孩子将来入学的时间，然后倒推八

个月，用发射火箭那样的精准态度，锁定一个夜晚。他们就要播种了！但是，当双方的情绪都高涨难耐的时候，老赵忽然罢工，从床上坐起来。小夏说：“是不是要我付小费？”老赵说：“我不能只有一个孩子。”小夏说：“计划生育，只准一胎。”老赵说：“再准备准备，也许你能怀上双的。”小夏说：“为什么非得双的？”老赵说：“因为一个孩子太孤单，因为我不敢保证孩子将来不患绝症、不被误诊、不出车祸、不遇自然灾害、不被误伤、不被误判、不被强拆……所以，我需要双的。”小夏听得脊背发凉，紧紧搂住老赵，说：“老公，我同意怀双胞胎，但今晚你必须把该做的事做完。”老赵戴上一个套子，想想，又戴上一个。小夏说：“有必要同时穿两双袜子吗？”老赵说：“谁敢保证戴一个不漏油？万一碰上次品，你就没怀上两个的机会了。”

除了继续锻炼身体，小夏还定时服用药片。资料表明，那些药片能促进排卵、增加激素，极可能为老赵同时提供两个靶标。但是，人不胜天。一年后，他们的孩子出生，不是双的，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。老赵和小夏爱得不行，即使孩子睡觉也舍不得放到床上，而是轮流抱在怀里。从此，老赵不再买双份，而是尽量想法子把一块钱掰成两块钱来花。孩子犹如灵丹妙药，一下子就把老赵的习惯治好了。

就像房价似的，孩子一天一长，天天长月月长，到她三岁的时候，原先可以买一套房的钱只能买一个客厅了。小夏指着孩子问老赵：“你打算给她留点什么？”老赵满脸迷惘，说：“还没到留遗嘱的时候吧？”小夏说：“我是说房子，你能不能给她留一套房子？”老赵说：“我想买房，但钱不答应。”小夏摊开手掌伸过来，像是乞讨。老赵的身子往后一闪，说：“我真的没钱了。”小夏说：“不是还有一本存折吗？我在柜里看见过的。”老赵说：“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我现在已经不买双份了，按理你应该把工资本还我才是。”小夏说：“房价飞涨，我们再不整合资金，将来连一间厕所都买不起。”老赵像性饥渴的男女那样不经劝，一眨眼就从手包里掏出存折。小夏把两个人的四本存折打了合计，然后递给老赵，说：“选套房吧，不够部分到我们行去按揭。”老赵屁颠屁颠地选了一套现房，立即请人装修。他把新房的甲醛一放干净，就拿到了一张出租合同。合同上的收入正好填了按揭的窟窿。他们现在有收入，未来有投资，生活惬意，举止优雅，谁都不说粗口话，更不会骂房价上涨。

一天，小夏在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发现老赵柜子里的物品全都变单了，连那只玉镯也不见了。小夏问老赵：“难道它们有脚，自个儿出门旅游去了？”老赵说：“为了买房，值钱的都卖了，不值钱的都丢了。”小夏将信将疑，趁老赵不在家翻箱倒柜，寻找那些物品。越是找不到，她就越好奇越不服气，甚至连当侦探的念头都产生了。她把家里的抽屉全都拉出来，倒扣，发现一串崭新的钥匙被透明胶粘贴在底板背部。为什么要把钥匙藏在这里？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。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？肯定是有秘密。小夏一把扯下钥匙，反复地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冲出门去。

自从新房开始装修，小夏就没来过。她既是避甲醛，也是避噪声，更是因为照顾孩子没得空闲。现在，她急火攻心地来了，钥匙还没插进锁孔，魂已钻进房间。或许是着急的缘故，第一下，她手里的钥匙没把门扭开。她扭第二下，锁头不动。她真不希望锁头转动！但是，第三下，就在她准备高兴的时刻，门却“哒”的一声敞开。客厅里，所有的家具包括摆设都和她家里的一模一样，连窗帘、地板的颜色和款式都与那边的相同。不小心，她还以为自己碰上了那个家。她掂起脚后跟，轻轻地走进来。鞋柜一样，冰箱一样，橱柜一样，就连抽屉里装的东西也没多大区别。次卧一样。书房一样。小夏打开书房里的柜子，看见从那边消失的布娃娃、毕业证、奖状、邮票、相册、移动硬盘、钥匙、保险单、速效救心丸、相机和手表等全都摆在这边。原来，老赵偷偷摸摸地把家给复制了。主卧的门关着。小夏来到门前，叮叮当当地选择钥匙。门忽地开了。小夏惊得一倒退，发现开门的竟是自己。天哪，她长得就像是我的亲妹妹！她们相互打量，仿佛在照镜子。照着照着，她们的目光都分别落在了对方的左手腕子上。

老赵犯重婚罪，被判了刑，被关进了监狱。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不可能高兴，偶尔高兴了，他就对身边的犯人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至少有两个女人想我。如果我死了，起码有两个女人会哭……”

“呸！”有人打断他的话，骂骂咧咧地说，“别牛逼，恨你的人也有两个。”

保 佑

1

李遇扛着三把铁锹回到家，看见大门像饥饿的嘴巴那样敞开着，堂屋里全是彩色，那些花花绿绿的鸡正在啄食地上的苞谷。李遇对着门里喊：“南瓜，鸡把我们的口粮都吃光了，你还想不想活？”李遇没有听到回答，放下铁锹跑进去，鸡们喔喔地飞起来，有的扑出门外，有的飞到了楼梯上，满屋飘扬着鸡毛，有一片白色沾上了李遇的嘴角。

连续推开两扇房门，李遇没看见他的儿子李南瓜，就锁上门，朝王东走去。他问王东：“你看见南瓜了吗？”王东摇摇头。李遇抹了一把嘴角，一路走一路问：“你，你们看见南瓜了吗？”三十几户人家都走遍了，他既没看见别人点头，也没得到一声满意的答复，于是用力地擤了一把鼻涕，拢着手站在王东家菜园子的矮墙上，遥望村口那条延伸出去的小路。尽管他那么望着，脑袋却是木的，好几次，他竟然忘了自己到底在望什么。是望王东家的大白菜，或是望山梁上像死蝴蝶那样飘落的树叶？是望刘兰兰家的炊烟，或是望坡上用石头砌出来的“农业学大寨”？甚至有那么一刹那，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望，而是在练腿功，是在跟秋风比赛，看谁在墙头站得更久。

太阳被远处的山尖一挡，坡底的树林立即就覆盖了一层暗影，暗影慢慢扩大，延伸到王东家的屋檐上。王东对着菜园子喊：“李遇，还不快点给你老婆送火去？别把我的墙站垮喽。”李遇耸耸肩，从矮墙上跳下来，到家里举了一个火把，朝灯盏窝的方向走去。因为天还没有全黑，

他手里的火把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走着走着，火把渐渐通红，等他走到老婆的墓地，亮着的就剩下他手里的火把了。周围黑得像刷了漆，满耳都是虫子的声音。他在新坟前烧了一堆火，拍了拍坟前的石块：“四梅，南瓜不见了，这是不是你作的怪？如果是你作的怪，就把南瓜快点放回来。现在我打单了，你可别再弄出什么大事来吓我。”

“爹，我在这呢。”

李南瓜忽然从坟的那边坐起来，吓得李遇一个倒退。李遇说：“你……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干吗要跑到这里来？”

“妈胆子小，我来陪陪她。”

“神经病！你妈不吓唬我们就算阿弥陀佛了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死人会害怕。”

李遇的骂声好像没钻进李南瓜的耳朵，李南瓜又躺了下去。坟前的那堆火哗哗剥剥地越烧越旺，连近旁茅草的纹路都照得清清楚楚。李遇拍拍手，站起来，走到坟的那边，对着破席子踢了一脚：“你真要把这里当床铺吗？”李南瓜翻了一个身，侧卧在席子上。李遇又补了一脚：“快起来，跟我回去！”

“我……我要跟我妈说说话。”

李遇把李南瓜从破席子上拽起来。李南瓜双腿蹬在坟上，弯腰跟他爹搞拔河比赛，重量全部移到他的屁股，好像那上面挂着一个石磨。李遇扯了一会儿，感到臂膀沉了、酸了，一松手，李南瓜仰面跌下去。“你这个癫仔，将来得了风湿病，可别怪老子没提醒你。”说完，李遇喘着气走了，他一边走一边自语：“四梅，你是轻松了，可南瓜怎么办？你要是真爱我们，就让南瓜别再犯傻病，就让刘兰兰看得起我们，让她做南瓜的后妈……”

2

李南瓜坐在郭四梅的坟边像蚊虫那样嗡嗡地说着，但是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，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单个的字，而是一片语言，仿佛漫大的大水没有间隔，没有水珠。到了中午，阳光把他的脸晒热了，他才站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黄泥，走上两公里，回家吃一大海碗米饭，然后带

上四五个烤红薯，又回到坟边。他吃了睡，睡了说，说了吃，哪怕是李遇晃着拳头威胁“再不回去就宰了你”，他也没挪一挪席子。

半夜，一阵密集的响声从屋顶的瓦片上传来，李遇被雨点吵醒，骂了一声“癫仔”，翻身下床，打开手电筒，找了两张塑料布，一张披在身上，一张捏在手里。他哗地拉开大门，外面的雨点像银线那样扑下来，密密麻麻的一片，仿佛一块白布。迈出门槛，他看见一团黑影站在雨里。他把手电筒的光柱摇向黑影，那是李南瓜被雨水淋湿的脸，光柱往下摇，落到李南瓜的手上，那是一把菜刀，刀口闪着一抹寒光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”

“我宰了你。”

“真是好心没有好报，我正要给你送雨具过去，你干吗要宰了我？”

“再不回去就宰了你。”

“原来你是在学我说话。既然你回来了，我就不宰你了，快进去换衣服吧，免得感冒，弄不好还会得肺炎，要是得了肺炎没准就会出人命。快进去吧，就算你爹我给你下请帖了。”

菜刀哐啷一声掉在地上，李南瓜的手松开，他像民兵搞训练那样，挺胸收腹，正步走进堂屋，一直走到堂屋的右上角，才来了一个标准的九十度右转，跨进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嘭地撞回来，那响声就像天上打的雷。李遇的腿晃了一下，赶紧把双手合在胸前：“四梅，你看看你的仔都癫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要是不管管他，说不定哪天他真把我割成几大块。四梅，你可要保证我不缺胳膊断腿呀！”

3

李遇犁地，李南瓜就在身后下苞谷种；李遇薅草，李南瓜就磨薅锄；李遇施肥，李南瓜就在苞谷蔸刨坑；李遇收苞谷，李南瓜就把苞谷秆扛回家。两年来，李南瓜像个乖仔跟着他爹上坡下坎，打柴喂猪，从来没说一个“不”字。秋天的午后，李遇坐在地头的苞谷秆上抽烟，李南瓜蹲在一米远的地方捆苞谷秆。李遇说：“南瓜，你歇一会吧。”李南瓜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说：“我不累。”

“不累也歇歇。”